

王 蒙 文 集

评点《红楼梦》(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4040116

I217.62

108

V22-3

王 蒙 文

评点《红楼梦》(下)



北航

C1727667

I217.62
108
V22-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13)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2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42)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5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9)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81)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9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105)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1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27)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37)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49)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61)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176)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88)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200)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217)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227)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238)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248)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262)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271)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283)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294)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304)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315)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326)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339)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355)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367)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381)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394)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407)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416)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429)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442)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456)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470)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487)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且说迎春归去之后，邢夫人像没有这事。

颇似有意贬邢夫人。

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却甚实伤感，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只见宝玉走来请安，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也不敢坐，只在傍边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才挨上炕来，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宝玉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我实在替他受不得。虽不敢告诉老太太，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向来不会和人拌嘴，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说着，几乎滴下泪来。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叫我能怎么样呢？”宝玉道：“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

其实这样人家的生活便是我委屈你，你委屈我。迎春为何懦弱，如何懦弱，这个人物比较扁平。

王夫人听了，又好笑，又好恼，说道：“你又

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大凡做了女孩儿，终久是要出门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别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干你的去罢，不要在这里混说。”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无精打彩的出来了。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

黛玉正在梳洗才毕，见宝玉这个光景，倒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合谁恼了气了？”连问几声。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的说不出话来。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会子问道：“到底是别人合你恼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摇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宝玉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黛玉听了这话，更觉惊讶，道：“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宝玉道：“也并不是我发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你也都听见看见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嫁？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如今宝姐姐家去了，连香菱也不能过来，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

这相当于“磨合”论。

宝玉作儿童语。王夫人作认命语，更突出了“女儿”们的无助。

宝玉呆呆的，黛玉怔怔的。

宝玉的这话其实并不稀奇，只是人们不好公开这样讲罢了。

这也是逝者如斯夫的永恒叹息，光阴如流水，好景不长在也。何况大观园的那种超级聚集、享乐、青年联欢节，又怎可能长命百岁！

都不在一处,弄得这样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谁知太太不依,倒说我呆、混说。我又不肯言语。这不多几时,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黛玉听了这番言语,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

紫鹃刚拿进茶来,见他两个这样,正在纳闷,只见袭人来了,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黛玉听见是袭人,便欠身起来让坐。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宝玉看见,道:“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你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你歇歇儿罢。老太太那边叫我,我看看去就来。”说着,往外走了。袭人悄问黛玉道:“你两个人又为什么?”黛玉道:“他为他二姐姐伤心;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并不为什么。”袭人也不言语,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贾母那边,贾母却已经歇晌,只得回到怡红院。

到了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袭人见他看书,忙去沏茶伺候。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不觉刺心。因放下这一本,又拿一本看时,却是晋文,翻了几页,忽然把书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道:“你为什么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过茶来,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袭人一时摸不着

说来说去,未免同义反复,缺少新意也缺少浓度。

袭人不言语?似有狐疑。

文心在我,我即文心。

头脑,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忽见宝玉站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袭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问他,只得劝道:“你若不爱看这些书,不如还到园里逛逛,也省得闷出毛病来。”

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时,走到沁芳亭,但见萧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转过藕香榭来,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栏杆上靠着,有几个小丫头蹑在地下找东西。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只听一个说道:“看他泅上来不泅上来。”好似李纹的语音。一个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来的。”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一个又道:“是了。姐姐,你别动,只管等着,他横竖上来。”一个又说:“上来了。”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

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头儿,往那水里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都吓了一跳,惊讶道:“这是谁这么促狭?唬了我们一跳。”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乐啊,怎么不叫我一声儿?”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没什么说的,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刚才一个鱼上来,刚刚儿的要钓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们在这里顽,竟不找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大家笑了一回。宝玉道:“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咱们谁先钓?”探春便让李纹,李纹不肯。探春笑道:“这样就是我先钓。”回头向宝玉说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鱼,我可不依了。”宝玉道:“头里原是我

宝玉聪慧,自幼便有遐思怅惘,解决不了人生终极的大问题。

难得再安排几个人继续享受生活。写过了吃蟹、行酒令、赏雪、赏月、烤肉、联诗……再写写钓鱼,应属相宜。

唬你们顽,这会子你只管钓罢。”

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窠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进的。侍书在满地上乱抓,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李纹也把钓竿垂下,但觉丝儿一动,忙挑起来,却是个空钩子。又垂下去半晌,钩丝一动,又挑起来,还是空钩子。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原来往里钩了。李纹笑道:“怪不得钓不着!”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换上新虫子,上边贴好了苇片儿。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那妹妹钓了我再钓。”岫烟却不答言。只见李绮道:“宝哥哥先钓罢。”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探春道:“不必尽着让了。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晃,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说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得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

愁无解释且钓鱼。又添一种生活情趣。写得生动有味。

宝玉钓鱼,充当了一个准搅屎棍角色。

你钓我钓他钓,钓断竿和丝,钓丢了钩子完事。当代作家高晓声小说《鱼钓》则写钓鱼老手被鱼拖进了水里——被鱼钓了过去完事。

卤人!”

正说着,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二爷,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个人都吓了一跳。探春便问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听见说是什闹破了,叫宝玉来问;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说道:“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么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说着,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

故弄玄虚,虚张声势。

宝玉走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宝玉看见无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癩道士治好了的。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宝玉想了一回,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疼的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躺在炕上,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已后便疼的任什么不知道了。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

进一步往实里写,近似画蛇添脚,反无趣味。

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说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还记得怎么样?”凤姐儿笑道:“我也全不记得。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杀什么,自己原觉狠乏,

没有新情节、新意味、新描述。

只是不能住手。”贾母道：“好的时候还记得么？”凤姐道：“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是的，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贾母道：“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没有报答他。”凤姐道：“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贾母道：“你问你太太去，我懒得说。”

王夫人道：“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账东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闹破了，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要问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发的。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有一所房子，卖与斜对过当铺里。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潘三保还要加，当铺里那里还肯？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因他常到当铺里去，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他就使了个法儿，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乱起来。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果然见效。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岂知老佛爷有眼，应该败露了。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里头有许多纸人，还有四丸子狼香的香。正诧异着呢，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所以知会了营里，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闹香。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

这是那个时候人们对邪魔外道的认识与估量。

邪术种种，想得相当天真幼稚。虽然天真幼稚，却也能使许多人相信或将信将疑。

反正被人嫉恨，被坏人盯住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不知从何处来。正是这种危险感，产生了种种说法。

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底下几篇小账，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凤姐道：“咱们的病一准是他。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要向赵姨娘讨银子，见了我，便脸上变貌变色，两眼鸷鸡是的。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总不知什么原故。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这里当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忍得下这样毒手！”贾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王夫人道：“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他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账？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贾母道：“你这话说的也是。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作准。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罢了，过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凤姐赶忙笑道：“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王夫人也笑了。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说着，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贾母道：“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

王夫人答应着，便留下凤姐儿伺候，自己退了出来，回至房中，合贾政说了些闲话，把东西找了出来。贾政便问道：“迎儿已经回去了，他在孙家怎么样？”王夫人道：“迎丫头一肚子眼

怎么不仅是宝玉，连贾母、王夫人直到凤姐也愈益像长不大的孩子了？

“不济”云云，话说早了。谁能长“济”！

这些描写平淡空洞。

“红”写日常生活,叫了去又叫了去,做了诗散了又做诗,吃了又吃,饮了又饮,说了笑话又说笑话。重复是难免的,但大体每次都有特色。这回宝玉又上起学来,倒也可以,只是写得平平。

泪,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贾政叹道:“我原知不是对头。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教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王夫人道:“这还是新媳妇,只指望他已后好了好。”说着,“嗤”的一笑。贾政道:“笑什么?”王夫人道:“我笑宝玉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说的都是些孩子话。”贾政道:“他说什么?”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贾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说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来。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们城里的孩子,个个踢天弄井,鬼聪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一日哄哥儿是的,没的白耽误了。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不至以颞颥了事。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王夫人道:“老爷说的狠是。自从老爷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搁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贾政点头,又说些闲话,不提。

信息重复。

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来至贾政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

道：“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大好了？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顽顽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遂叫李贵来，说：“明儿一早，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一齐拿过来我看看。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喝命宝玉：“去罢！明日起早来见我。”

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红院来。袭人正在着急听信，见说取书，倒也喜欢。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欲叫拦阻。贾母得信，便命人叫过宝玉来，告诉他说：“只管放心先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难为你，有我呢。”宝玉没法，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明日早早叫我，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袭人等答应了，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

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换了衣服，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拿着书籍等物。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书房中小厮答应：“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连忙到贾政这边来。恰好贾政着人来叫，宝玉便跟着进去。贾

几篇字的故事不能提也！

无言可答，比有言、数言、巧言、伪言可答好。

遇到让宝玉“学好”的事，贾母也只能捣糨糊。

这些交代都似曾、实曾相识。

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带了宝玉,上了车,焙茗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

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老爷来了。”代儒站起身来,贾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请了安。代儒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安么?”宝玉过来也请了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坐下。贾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书,只是心野贪顽?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已后,再学还不迟呢。”贾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说毕,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代儒送至门首,说:“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薄薄儿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代儒道:“宝玉,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太好了?”宝玉站起来道:“太好了。”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狠。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每日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宝玉答应了个“是”,回身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

文艺自然不是正事,甚至妨碍正事。

发达以后,再附庸风雅,听来恶心。

“有名”是什么意思?不过豪门子弟之名而已。

宝玉读书,一副凄惨相儿。

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想起秦钟来,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却不敢作声,只是闷着看书。代儒告诉宝玉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罢。明日要讲书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说得宝玉心中乱跳。欲知明日听解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稍稍闪回,对于大长篇,倒也使得。

舒缓一下,也算承前启后。